

在鱼山上,曹植见没见过黄河?

黄河东阿段(资料图)

本报记者 张洁

4月18日,一位作家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述了自己清明节前登临鱼山的一些感怀。视频中,作家望着滔滔黄河,和好友聊起了自己对曹植(字子建)选择葬于此地的看法。他说,当年曹子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墓地,肯定和这条黄河有关系,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从古代的风水上讲,大河拐弯处,必有圣人出,是个汇聚人气的地方。曹子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墓地,可能感觉这个地方有灵气,他的谋士也可能在风水方面为他提供了参考。

看到这里,有些了解历史的网友坐不住了。在公众号下留言,“曹植那时候,黄河并不在此流过。”“那时候鱼山底下的河还不是黄河。”

网友说的到底对不对?记者就此事采访了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东阿县文管所原所长刘玉新。他说,网友说得对,当时鱼山底下那条河确实不是黄河,是济水,黄河是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夺大清河(古济水河道)后才流经现今的河道。

那么,济水算不算黄河支流呢?

聊城市文物事业保护中心研究馆员魏聊解释,《水经注》中说,“马颊水又东北流经鱼山南,山即吾山也”。可以说,鱼山脚下东南流过济水、大清河、黄河。曹植在鱼山东望,是无法看到黄河的。

简单来说,从先秦到北宋时代的1000多年里,黄河变迁改道大致划分为北流期和东流期,分别在天津和山东省

北部入渤海;到了南宋时南流入淮,直到清代又夺大清河河道从山东省入海。黄河北流时,山东这里有一条济水,离现在黄河下游河道不远。黄河南流入淮后,山东这里又有了一条大清河,这样到清代才有河道可夺。

《水经注》中说,济水至寿张分为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谓之马颊,马颊水首受济西北流,历安民山北又经桃城东(今阳谷陶城铺),又东北经鱼山南东注于济,谓之马颊口。又曰济水至鱼山南左与马颊水合,今小盐河庞家口在鱼山南人大清是其地也。马颊水与马颊河名同而河不同,是济水的一条枝津,长约百余里,而今已无记载。

济水上游虽与黄河有穿插,被分为北、南两支,但南北仍有水脉贯通。在古代典籍中,济水的定义是统一的,即同为济源县王屋山一个源头。从水源看,黄河以南的济水,源自荥泽,济水沿线的各

个支流都是由豫北广大地区的地表水汇聚而成,是清水,不是黄河水。济水在发源地、水源、入海流域、水文特性等诸多特征上,都不同于黄河,而是独立的水系,不可视为黄河支流。

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不安分的河流,清咸丰五年(1855年)在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大决口达数里之宽,人力无以堵塞,全河改道北流。洪流经祥符、长垣、东明、鄄城、郓城、范县、寿张、东阿,在东平县戴家庙和阳谷县张秋之间多处冲穿运河,入大清河归海。

太和三年(229年),曹植被徙为东阿王,在此居住三年。《三国志》载:“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曹植为自己选好了东阿鱼山这一托身之地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这块“风水宝地”是不是在黄河的怀抱里,看到这儿,相信读者也已明晰。

念念不忘 久久成歌

——聊城大学九歌文学社二十五周年庆侧记

本报记者 赵琦

青春的九歌文学社,又长大一岁!

4月15日,聊城大学九歌文学社迎来25周年庆。当日,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五楼演播厅里,200多位“九歌人”共襄盛会。

九歌文学社,成立于1998年,是聊城大学成立最早的社团之一。走向学校,它是文化体育类的校级社团;走向全省,它是山东省十佳优秀学生社团;走向全国,它是全国十佳文学社、全国优秀学生社团。25载的默默守护,在文学的路上,九歌文学社为无数学子提灯照路;25年的栉风沐雨,它一路高歌行进,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促进青年大学生能力素质和人文精神提高,为校园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以青春的名义向文学致敬

创作是文学社的主线。九歌文学社的社员们将自编自演的节目搬上舞台,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见证下,以青春的名义为社团的成长和文学的兴盛引吭高歌。

站在周年庆的舞台上,很多人是第一次登场。他们会羞怯,但对于“表白”却展现了最勇敢的模样。来自九歌文学社的刘明睿与李泽倩将情愫化成一首



会员表演节目——走秀《云墨霓裳》

诗,创作了《诗化云游》现代诗歌作品。舞台上,抑扬顿挫的节奏还有充沛的感情,让整个节目充满感染力。在她们眼里,九歌文学社成为生命里的一束光,而她们就是最勇敢的“追光者”。

爱是青春的主旋律,也是这场晚会的主题。《九歌》是屈原的名篇,文学社的存在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屈原的文学精神。提到了九歌文学社,不得不说《九歌》中的《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楚地多浪漫,徘徊不愿离。九歌文学社社员项文乙将《山鬼》进行舞蹈改编,以雅俗共赏的形式阐释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九歌精神”更加具象的情感表达。

此外,话剧《湘夫人》、吟诵《诗词画

卷》以及朗诵《花信颂九典 相逢成歌韵》等节目也接续上演,舞台上青春与诗歌对饮,仿佛《九歌》与曾经的故人再次相遇。

文学似一把炉火将人生点亮

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文学就像炉中的火一样,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传给别人,以致为大家所共同”。这与九歌文学社精神不谋而合,即“延斯文于一线,励志节于千秋”。

文学社是发展文学、弘扬文化的有效载体。诚如九歌文学社第25届社长尹训矿所言,只要还有文学,只要还有热爱文学的人,九歌文学社就有立足之根,就有初心和灵魂。

少年不知愁滋味,欲说还休,或许九歌文学社之于更多人还是精神家园般的存在。在九歌文学社历届资料里有一个名为“九歌诞生篇”的Word文档,里面是第一任九歌社长方政写给九歌文学社成立15周年的贺信。在结尾他写到这么一句:“感觉一切恍若昨日,仿佛一夜之间又与许多老友再次重逢,而到了明天,我们又要面对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纵然来日良厦千万、黄金万两,也换不回那份邂逅的喜悦。”

校园必须有文学,就像青春必须有梦想。在文学的洗练下,更多“九歌人”开始筑梦,这其中有报效祖国的鹏程之志,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园丁梦,还有挥洒千万字文章的作家梦……他们将一腔勇毅化为绕指柔,将生命之诗留在最美丽的时光里。

年轻人有梦想,国家就会有希望。就像九歌文学社指导老师秦治洲所讲,诚愿所有“九歌人”葆有文艺青年的热血与家国情怀,不断增学问、长才干,建功立业、报国为民;诚望“九歌人”无论走到哪里,心系文学社,积极、力所能及地关心支持文学社的发展,促进其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的持续提升和不断出彩;也唯愿每一位文艺青年“才具千秋事,秀拔自振声。文青终有道,任尔北西风”!